

天使

遠藤周作 著

林水福 導讀



久大文化

日本文學

021

天使

遠藤周作 著
石榴紅文字工作坊 譯

日本文學 021

天 使

作 者／遠藤周作

譯 者／石榴紅文字工作坊

執行編輯／朱 增

發行人／張英華

印 行／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敦化南路 385 號 5 樓之 4

(02) 7763988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 3717 號

總 經 銷／久博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敦化南路 385 號 5 樓之 1

(02) 7763141

訂書專線／(02)7115545

傳 真 機／7720432

排 版／浩瀚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海王印刷廠有限公司

初 版／1989 年 11 月 15 日

定 價／150 元

ISBN 957-41-0026-X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導
讀

林水福

遠藤周作的短篇小說

——諷刺、溫馨兼而有之的筆調

遠藤周作在不同作品中，常使用相同的名字；例如本書中出現的「饜饜」，與「影子」一書中「雜種狗」的名字相同。在短篇小說中是很難看出彼此是否有關連，而在不同的長篇小說中使用相同名字的人物，當然也不能單純地認為是同一人物的成長。不過，在作家遠藤周作的心目中，卻非毫無意義。它們代表著遠藤每一時期所要探討的、追求的不同主題。儘管相同名字的人物背後之象徵意義不同，但無疑的是代表著遠藤文學世界中的每一環，環環相扣，不可分離。

再者，遠藤的諷刺筆法，堪稱一絕。法國評論家馬許曾說：遠藤是日本近代作家中，最擅長諷刺筆法的。就「窩囊狗」這篇而言，表面上似乎寫的是兩條狗的事，其實作家的著眼點並不在動物「狗」的身上，而是藉著狗的行爲，烘托出人的愚蠢、無知。

「窩囊狗」

「窩囊狗」中的「我」，對住在附近的評論家「丸田利口」，露出極度的不滿，其理由有二：一是「我」認為丸田崇洋，「刊出了丸田利口的照片，背著擺滿洋文書的書架」、「看他的散文，也用了一大堆以片假名寫的外來語，和成篇『××的』的用詞」。中國人崇洋媚外，日本人亦然。在台灣的社會裡，談話或寫東西時，夾帶大量英文的現象，與丸田利口的行為何異？其二是「我」的心理不平衡；如柏楊在「醜陋的中國人」中指出，中國人的缺點之一是見不得別人好。在「窩囊狗」中可看出「我」的身上，也存在著許多跟中國人相似的缺點，這或許是同屬東方社會之故吧？「我」對丸田的不滿，是因為丸田的文章「都是很積極的散文，因此很受學生的歡迎」，而且報章雜誌上也常刊登與丸田利口先生一起談論問題的廣告，這些現象都讓「我」很吃味。

至於以下這段批評日本男人的文字，當然不是諷刺筆法，而是「直截了當」地罵，痛快地罵；這或許也只有像遠藤這樣對東西文化的差異有深刻體驗，且又有良心、有勇氣的作家才敢這般批評吧！

雜種的小白，不論看到任何人都會朝著猛搖尾巴，而相對的饕餮，不知是否由於是日本犬的關係，老是繃著一張臉，即使對身為主人的我，也從未有過討人喜歡的動作，就算給他魚骨，他也毫無欣喜之情，他與日本男人一樣，缺乏喜怒哀樂的表情。那麼他是否感情遲鈍？似乎不是那麼回事兒。帶他去溜躑時，他把臉突然鑽進女孩子的石榴裙下，不但長得下流，連個性也下流，也許可以說是與日本男人那種「假猩猩的色狼」同一副德性。

「狗與小說家」

光看開頭部分，或許會以為是「窩囊狗」的續篇，或是姊妹作；事實上，作者所要諷刺的主題不同。

「鈍」隨著主人到海邊釣魚時，和一隻不知從哪裡來的野狗發生了關係，而那隻黑野狗是「人盡可夫，簡直可說是妓狗」。兩星期後，小說家發現「鈍」的陰部流著血，帶給年輕的獸醫看，被診斷是得了性病。

「狗也有性病？」

小說家詫異地看著獸醫。

「有啊！而且據說有什麼樣的狗，就會有什麼樣的主人。」

獸醫微笑地說。

「鈍」後來被去勢了，然而事情並非這樣就結束。有一天，小說家像往常般帶「鈍」去附近溜達，順便讓牠解大小便時，從鄰近的房子突然跑出一隻白色的獾來，不住地探視「鈍」的屁股，露出奇怪的表情。離去後又折了回來，竟然壓在排尿中的「鈍」身上，做出可惡的事來。「被壓的鈍抬起頭望著牠的主人。此時，從未對小說家露出喜怒哀樂的鈍，才頭一遭有了悲悽的眼神。……這一瞬間，小說家方才對這隻自己長久以來，一直蔑視而生氣的狗，產生了由衷的愛心。他想，原來你也是有苦難言啊！」

遠藤文學中，對於弱者常抱持著同情的態度，認為弱者，或因遭到挫折，或因個性懦弱使然，在這社會中常常遭到漠視、蔑視。其實無論如何，既然身而為人，就應該有人的尊嚴；更何況，「家家有本難唸的經」，凡事以己度人，是不尊重別人的做法，是太霸道、無理的行爲！

「悲喜劇」

基本上「悲喜劇」並無太嚴肅的主題，只說明有時候不能光從表面的現象，就對一個人下論斷。如小說中凡助掀女學生的裙子，而被誤以爲是色狼，其實，凡助心裡很明白這是體內的蟲——不像蛔蟲那樣靠人體內的營養成長，而是吃人的記憶維生的。被這種蟲寄生的人，有時會猛然憶起塵封往事，或糗事而大叫起來——在作祟，可是旁邊的人怎管得那麼多呢？於是報警抓他。凡助真是有苦難言！從這個小故事，也可看出遠藤體貼人的一面！

「科學的不幸」

科學的進步，的確爲人類帶來了許多的方便；但無可否認的，人類也因此失去了不少東西，同時更增加了一些以前所沒有的煩惱。

「科學的不幸」這篇小說，是從三個名不見經傳的年輕人自殺事件寫起的，最後

找出他們自殺的原因——他們發明了一種眼鏡。這種眼鏡是由特殊的合成樹脂製成的，戴上之後，布製的衣服會完全消失，能夠看到赤裸裸的肉體。本來世人不管是男女，對異性的肉體會感到濃厚興趣的原因之一，即是因為隔著一層衣服。如果每天都生活在像天體營般的地方，久而久之，我想對異性的興趣一定會減低。小說中的三個年輕人即因此而感到人生空虛、乏味而自殺。我想從這個故事可以給我一個小小的啓示：科學並非只有正面的作用，當然也有它的負面存在；在發展科學的同時，是否也要兼顧到人文的發展呢？

「遊子方言——半可通故事」

「遊子方言」，本是江戶時代的小說之一，作者是鄉下老人多田爺，書於一七七〇年間問世。書中以嫖客和妓女的對話爲中心，藉「通」或「半可通」與老土的舉止言談，營造出滑稽的效果。「通」本爲「通曉萬事」之意，轉用爲嫖妓高手之意。遠藤這篇「遊子方言」與原書旨趣不同，「半可通」其實是萬事皆通、樣樣稀鬆；是吹牛大王一個。小說中的「半可通」先生，巧遇比自己年輕十幾歲的同鄉。爲了炫耀自

己，帶他到銀座酒吧，在那兒自吹自擂地假裝對畫內行，會彈琴、會拉小提琴、彈吉他。最後等吉他拿來了，半可通先生臉色蒼白，推開遞過來的吉他說：「這是普通的吉他嘛！我只彈電吉他……」當推拖不了時，勉強硬著頭皮彈了一下，結果是「女服務生和客人們都露出掃興的表情，沒有人願意再聽下去。」這時我們的半可通先生又說：「若是口琴的話……」

很明顯地，這是一篇諷刺現實社會中，其實什麼都不會只會耍嘴皮的人。在你我周遭，或許就有這樣的半可通先生嗜！

「謊言」

五十四歲的酒井因為太太住院，到醫院探望太太。聽說隔壁病房住著跟自己死去的女兒美津子同年齡的高中生，於是幻想如果自己的女兒還活著的話，夏天可以和她到海邊玩……。於是，在影藝周刊雜誌的筆友欄，酒井先生找到了一個名叫相沢利惠。十七歲的高中生。他開始和她通信，很快地也收到了利惠的回信。一切都比預料的順利，於是寫信給利惠和等利惠的回信，就成為酒井先生生活的重心，血壓甚至

因此而升高了。當然，這一切都是隔著太太的情況下進行的。就在他們通信之後，大約過了三個月左右，有一天酒井先生因著生意，需到利惠住處的熊本走一趟，於是寫信約利惠見面。

帶著一顆期待、興奮與不安的心，到了熊本之後，酒井先生最後知道了利惠原來不是他心中所描繪的牙齒雪白、活潑大方的女孩；竟是一個因車禍受傷，不良於行的女孩。以前的通信，本身就是「謊言」！

現實生活中，類似的「謊言」不知有多少？事實上，許多事不要知道得太透徹，留著幾分朦朧時，反而還會有幾分美感、幾許期待呢！

「天使」

天使中所描繪的故事，雖然與「謊言」不同；但從最後的結局來看，也可說是另一種的「謊言」。

鹿田二郎在大學時，曾到魔術補習班學變魔術。往後每遇有晚會或郊遊時，總會有女孩子邀他同行，這倒不是因為喜歡他這個人，而是有免費魔術可欣賞之故。大學

畢業後，鹿田二郎進入一家冷暖氣機的製造兼銷售公司上班。庶務課裡有個叫渡邊久美子的同事，對他特別照顧；鹿田認為她是天使。

後來鹿田又去學催眠術，在志年會時，鹿田就在渡邊久美子的協助下表演，博得大家熱烈的掌聲。之後，鹿田二郎成了庶務課最紅的人。過完年後的一個冬日下午，渡邊久美子請鹿田到她住處，要他幫她催眠，希望能因此治好便秘……。結果是兩人結婚了。

婚後，鹿田每次向太太催眠都不成功；故事的結尾，久美子喃喃自語：也許，我一開始就不會被你催眠。

最後的這一句話，說出了個中原委，原來一切都在渡邊久美子的算計中！

「易容者」

今泉是一個四十九歲，專科學校的英文教師，易容後，認識了一個二十五、六歲，名叫沢野菊子的護士。兩人經過半年的交往後，發生了男女關係。後來，今泉和沢野斷絕來往；但是五年後，今泉因病入院時，那麼巧的替他看護的護士，竟然是沢

野菊子！當然這時的今泉，早已恢復了本來的面目，而不是和沢野菊子交往時的中川。本來他還心存僥倖，希望沢野認不出是他；可是，當有一天他偶然看到床邊的矮几上，擺著一副有色眼鏡，與他以前易容和沢野幽會時戴的眼鏡一模一樣時，他知道沢野菊子已經認出他了！

兩個月後，醫生認為今泉患了精神病，將他轉到精神科的病房去。這故事告訴我們，做了壞事後不管如何掩飾，總有一天會露出馬腳，也會受到良心的譴責的。

「女人心」

女人心是不可捉摸的，我們中國人一般有這種看法；而日本也有類似的說法：「女人心像貓眼」，取貓眼善變化之意。脇村是位插畫家，自從六年前妻子去世後，就由女兒加代幫他料理家務，並兼負起祕書的工作。

眼看著女兒已到了三十大關，既擔心她嫁不出，卻又不願她離開自己身旁。在這期間雖然有人前來提親，但總是談不攏。每當有人來提親時，做父親的心情總是既興奮又不安，非常矛盾。後來有一天，舊同學的再帶著兩個女兒來他家拜訪，於是加代

和角一家人開始來往。加代和角的女兒相處得很好，角的太太後來病重不治；脇村本以為女兒會和角正式結婚，哪知角的太太頭七過後不久的某一天，女兒忽向他提出上一次她自己拒絕的婚事。往後，女兒從未提及和角的事，脇村心裡不免發生疑問：女人心真難懂。

人心難懂，自古皆然，尤其是現代人心更是複雜，尤為難懂。傳統的一些哲言，似乎面臨考驗！不過，總有一些人不管時代怎麼變，始終秉持著良心做人處世吧！

「初戀」

初戀中的男主角是我，主要以遠藤私生活為素材寫成的。雖然許多地方與事實相符，但並不等於描寫作者遠藤周作的初戀。這一點還希望讀者能夠區別一下，不要混為一談。

初戀的確是很美的，往往不會有結果，也因為沒有結果，更讓人倍覺甘美、歷久而不忘！

「呱呱先生事跡」

寫的是作者與另一作家阿川弘之，結伴搭船到大連的事，是以給阿川夫人的書信方式寫的。信中對阿川弘之先生百般厭煩，把他寫成人見人厭的人物，彷彿一切都是真的。其實，遠藤與阿川感情甚篤，是一對不折不扣的好朋友；也就因感情很好，遠藤才敢這麼寫。

基本上，以上的十一篇短篇小說或諷刺世事人物，或寫身邊事物，並無太嚴肅的主題，把它們當成是大餐——如「沈默」、「海與毒藥」、「武士」、「醜聞」等——之前的小菜也不錯！

譯 序

「天使」一書共收錄了十一個短篇小品。作者以輕靈樸實的筆調在這十一篇作品中注入了他對人世間的悲憫及批判，以溫柔敦厚的聲調，代替聲嘶的吶喊。這點，在「科學的不幸」一篇中可清楚地見出。另外，他也對世人看重顏面的心態有深入的描繪，如「悲喜劇」中藉由主角鑽牛角尖的心態，烘托出「人」愛面子的潛意識。在「遊子方言」中更將它加以引申擴大而訴諸於外在的行動。看到主角半可先生汲汲欲以誇耀的行為來肯定自己的存在時，讀者或許會打從心底發出諷蔑之音。然而，這種人又豈祇是活在紙上而已？在每個街頭、每種場合，放眼望去比比皆是。差別祇在於有人存在意識深處，而有人表現於言談舉止。在「謊言」、「易容者」、「呱呱先生事蹟」諸篇中也或多或少有這方面的描寫。一方面這已是普遍存在的人之常情，另一方面也可由此窺出作者對此種「人性」的不以為然。

本書中亦有甚多對「潛意識」的刻劃。較顯著能一眼看出來的是「悲喜劇」，而